

滑稽小說

繪圖官場笑話

改良小說社印行

宣統二年六月再版



翻印必究

本埠批發所

棋盤街
集成圖書公司
南洋官書局

外埠批發所

天津保定北京漢口蕪湖廣東
官書局
文盛書局

印刷所

上海南京路
集成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麥家園尚仁里口
改良小說社

(續官場笑話)

定價大洋二角

弁言

懵懂山樵讀官場笑話。懵懂山樵大哭。
懵懂山樵讀紳界笑話。懵懂山樵大笑。

懵懂山樵讀現在立憲時代紳士的權力伸張……老爺雖然一時的冤枉。回到家去豈不是皇皇然一個大紳士麼……并且現在還有一個捷徑辦學務期滿了就得保舉等語。魑魅魍魎寫來如繪。懵懂山樵大笑。

苟老爺所謂現時我是維新家了。我的裝飾品也要考較新式些。方合時宜。今之新學家如是如是。懵懂山樵大笑。

學維新必洋其帽而皮其靴。不於精神上整振。徒於形式上粉飾。噫。畫虎不成。反類狗矣。懵懂山樵大笑。

你認得我前任昭武縣正堂。現在高等小學堂堂長。兼總教習。苟大人麼。可謂聲勢煊赫。咄咄逼人。紳界中之特色也。懵懂山樵大笑。

以兄弟的愚見。不如寫一張前任昭武縣正堂貼了胸前。寫一張長汀縣學堂校長貼在背後。如同補子一般。那不論上中下三等人物。沒一個不曉得。就是老兄。個個都要迴避的了。趣語環生。絕妙好詞。懵懂山樵大笑。

自己學堂裏的學生解散。乃搶私塾的學生。甚至推翻書案。苟老爺抑且美其名曰實行強迫教育。如此強迫。實聞所未聞。天下事愈出愈奇。懵懂山樵大笑。

以天足會若是之慈善。若是之鄭重。乃舉一男會長人之大倫。在男女有別。今之女學堂。聘男教習。縱無流弊。總難遠避嫌疑。況貪淫好色之苟老爺。一日舉爲會長。有不輕狂者哉。觀苟老爺見了桃姑。忘却身在慈善鄭重之場。大庭廣廈之中。描摩如繪。殊堪發噱。懵懂山樵大笑。

苟老爺對了佃戶說。吾不日就要比了督撫還要大。你要叫我大人了。真是夢中語。佃戶背後對人道。看他做大人罷。同我小區區一樣了。此語含着無

限。諷。刺。大。有。發。蓄。處。懵。懂。山。樵。大。笑。

現。值。預。備。立。憲。舉。行。新。政。而。所。以。預。備。者。所。以。舉。行。者。仍。不。出。舊。時。幾。人。不。過。改。去。名。目。耳。諺。所。謂。換。湯。不。換。藥。以。此。而。預。備。立。憲。立。憲。云。乎。哉。以。此。而。奉。行。新。政。新。政。云。乎。哉。其。與。苟。老。爺。相。去。也。幾。希。可。勝。嘆。哉。懵。懂。山。樵。哭。不。勝。哭。惟。有。仰。天。大。笑。而。已。笑。竟。書。此。

我著續傀儡魂我亦告罪。

傀儡山人著傀儡魂輕薄官長我續之乃輕薄辦理新政之紳士我之罪也。儒林外史描摩科舉時代之腐儒劣紳續傀儡魂乃描寫預備立憲時代之碩儒巨紳我之罪也。

天足會會長小學校校長亦皆信手拈來毫無成見皆無傷於天足會會長小學校校長者也然不免因此唐突我之罪也。

然古人有言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聞吾言者苟老爺爲戒放大光明於世界釀成立憲之好結果是則續傀儡魂尙有功於社會矣罪云乎哉罪云乎哉。

著者識

易名

賈

說部









改良小說社印行





宮
傷
走
活

賣
而

口

說
部
叢
書





滑稽小說 官場笑話 續編 (一名紳界笑話)

著者侶雲

話說苟老爺名登白簡輕輕的拋出宦海之中演成了一部官場笑話那知道這位苟老爺還不肯就此藏拙參革回籍之後又鬧出一場紳界笑話以博諸君一笑慢聽小子道來且說這位苟老爺得了革職的消息便將王升喚來罵道你這個狗蛋你拿了外國話來欺侮我白白的拿我功名送掉了你這個狗蛋送你到吳縣衙門重重的辦你一辦王升聽罷笑道這却不能怪家人的老爺還沒有學全老爺要緊上場所以吃了這場虧前天在船上家人不是明明回過老爺說的『要學外國話却非一朝一夕即能學成的老爺此番進省便想到場面上去說恐怕來不及』的話麼老爺不聽怎樣怪家人呢但是吃了一次虧學了一次乖老爺吓這回吃虧正是上天玉成老爺老爺不要憂恨聽我家人的稟苟老爺道胡說好好兒功名都送掉了

你還說是上天玉成我。我倒請問你怎樣叫做玉成。王升道哈哈。昭武縣的缺。近來剝削的乾乾淨淨。一年總賠掉二三萬銀子。老爺還是拿了錢出來做官的。還是做了官想發些財。拿回去麼。苟老爺笑道。千里求官。只爲財。那有帶了產業出來做官呢。昭武縣的缺。近來正是有名無實。年年賠貼。你這句話倒也不差。王升接着說道。老爺的外國話已經學了一半的工程。如果再學這樣的一半工程。那就一生吃着勿盡了。現在立憲時代紳士的權力伸張。做官的權柄反小了。以後的官也沒有做頭。還是做紳士的。有些權力老爺雖然一時的冤枉回到家去。豈不是皇皇然一個大紳士麼。再加了一些外國話。那一個不來選舉老爺呢。并且現在還有一個捷徑辦學務。期滿了就得保舉。到那時不怕不開復原官。苟老爺聽得滿臉笑容。說道。你的話不差。你的話真正不差。這樣說來。真叫做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做紳士却比做一個小小昭武縣關綽。可以見了上司用兄弟稱呼。并且不受上司的壓束。

苟老爺說到此間忽然連聲喊了幾十聲的好聲浪方止。苟老爺眉頭一縐，又歎道：做紳士是好，但是我因為辦外交，丟了職，被衆人瞧不起，怎樣呢？倒也是一層可慮的事。王升笑道：老爺吓老爺，這一個小小不言的失敗，還算什麼事？老爺還沒有知道那輩大人先生辦理外交呢。蘇杭甬鐵路的借款，釋放二辰丸的謝罪，比了老爺允許日本人開一座城門，還是那一個利害。不是家人胡說，現在的世界大抵外交愈失敗，他的爵位愈保住，別人也愈加瞧得起，就是失了爵位，也有外國人來保護。咳，現在的事體，真是顛倒，錯亂不可思議呢。苟老爺聽到此間，眉目大開，拍案狂呼道：真是確論，真是確論。苟老爺正在賞識王升的話，忽見苟升手持名片飛奔的進來，稟道：稟老爺日本領事來拜會，話猶未了，履聲橐橐。日本領事已經到了。苟老爺的面前連忙脫帽執了。苟老爺的手說了兩句請安的話。此時日本領事帶了一位繙譯同來，因為前天聽了苟老爺說話，不中不西什麼敲脚拜，所以帶了。